

AUG 9 1947

民潮

目 要 期 九 第

社論：論學潮 為「真釋」的三民主義 的實現而奮鬥	鄧初民
民主與科學文化 中國人民的控訴	陳樹梁 孟長泳
時評：論 災難伴隨着金元 展開和平運動（沈心）	周冲
論知難行易（沈心研究）	沈易心
小載之頁 民潮副頁——反內戰	

版 出 日 一 月 六 年 六 卅 國 民

社 潮 民 行 發

編 主 梁 樹 陳

明 克 張 印 督

圖 古 世 不 國 華 中 華

論學潮

(論社)

近來，在全國範圍內，爆發着的，層層着的學潮，都有一個共同的意志，那就是反內戰。

在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裏，學潮往往是大革命運動前的一個信號，其以中國近廿年來的學潮爲然。五四學生運動，要求抗日救國的學生運動，以及此次「反內戰」的學生運動，在中國革命過程中都有非常的意義的。因爲在文化落後的國家裏，青年學生比一般群眾是較有組織，較純潔，較有認識而且較有熱情勇敢的一群，他們往往替一般民衆喚醒他們的要求，替他們指出了一般的真理，例如，目前所提的反內戰，就真正的指出了中國人民的救苦救難的真理。從前總理在北上宣言裏，曾極力主張召集國民會議。并以國民會議之組成，應包括：一、現代實業團體。二、商會。三、教育會。四、大學。五、各省學生聯合會。六、工會。七、農會。八、共同反對曹吳各軍。九、政黨。其中三、四、五各項，是屬於青年教育機關的。可見總理對青年學生的重視，所以，對今天的學潮，如果站在革命的立場來說，這樣的學潮，毋寧是值得讚頌的，值得讚揚的。

政府對於這樣的學潮，對於代表全國人民要求的舉動，本來也就應該平心靜氣的想一想，對於全國的文化種子也應該萬分愛惜。然而，政府却採取了相反的政策，這才令人失望，令人痛心！今天的國民黨反動派，勾結了政權，背叛了遺教，把國家的一切措施，都建立在自私自利的反動的基礎上，把國力消耗于自相殘殺的內戰上，視人民如草芥，棄文化如敝屣，把全國的人民與青年學生推入于飢餓，精神疲弱的奴隸狀態中，因而，就把中國之命運，推入黑暗的深淵裏去了。

我們認爲：政府總應該像個政府的樣子，在國民面前總要不失政府的體面，政府總應該有多少高尚的舉止。政府怎可以染滿了流氓暴徒的氣質，對待一群青年學生，老是用流氓暴徒的下流辦法，——打打殺殺呢？政府這樣跡近宵小的行爲，已經如此，亦就無怪乎它把一切正當的學潮，都用一貫的，最方便的方法來對付，那就是以「共黨的煽動」爲藉口；把一切反對其反動政策的人，都認爲是共產黨，甚至把最忠實于三民主義的人，也不分皂白，一律認爲是共產黨。這樣的昏庸，愚蠢，與狂妄，真是令人髮指。

今天，中國人民所受到的一切災難，都是從內戰而來的，內戰一天不停止，一切建設的事業，不用說，無從談起，而且災難，連一天天的更令人難以忍受。所以，學潮在今天即使被政府當局用最不體面的方法，高壓下去，但是青年學生退回學校之後，會作更廣泛的羣衆教育，會更加增強反內戰的勝利的信心，也許不久，又來一個更高潮的學生運動，這是可以斷言的。因爲今天的反內戰運動，不單是從人道主義出發的，（我們相信：就是純從人道主義出發的反內戰的運動如祈禱之類的運動，不久也將出現，因爲從人道主義立場來說，這互相殘殺的內戰，也是不允許的）而是實際實際從漢字的肚子裏叫出來的。流氓與暴徒，絕對解決不了這餓餓的根本問題。嗚呼！「忘足，履之適也」。要平靜如火如茶的學潮，最根本的方法，決不是打和殺，而是怎樣去餓人民的肚子呀！

假如流氓暴徒能保持得住獨裁者的政治寶座，那麼，我們今天一定還是秦始皇之二世、三世、萬世的奴隸，然而歷史給獨裁者的嘲笑，是多冷嘲呀！

今天的政府當局，正是秦始皇之流亞，他們沒有文化，他們有的是槍尖。在他們的奴隸政策之下，却反而產生了一大批否定那奴隸政策的青年學生，替人民做反內戰的先鋒，這才令人覺得這批青年學生之可貴，學潮之可貴。

青年是人類的春犬，學生是文化萌芽，他們的呼籲是國人的心聲。我們謹向全國各地青年學生致熱烈的敬禮與問候！

爲『真釋』的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鬥！

鄧初民

本年五月五日，在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粵港總分會主席陳樹渠先生所主持之「五五紀念」會上，我曾說過如下的幾段話：

第一、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所創造之中國國民黨及其三民主義，是中國現階段的社會和歷史所必需，它不是總理所虛構的，也就是說它不是從總理的頭腦產生的，因此，我說中國國民黨及其主義，如果不爲它的叛徒們所自行摧毀，今天的中國決沒有任何黨派，任何個人，任何力量來摧毀它。這種判斷的正確與否，還不必求之於高深理論，只憑幾許事實就可證明，例如中國共產黨在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發表宣言，承認「三民主義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承認「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徹底實現而奮鬥！」汪精衛於投降日本帝國主義之後，在南京組織傀儡政府，爲虎作倀，成爲國民黨的最無恥的頭號叛徒，成爲中華民族最該死的第一等漢奸。然而他在南京仍然掛着三民主義的招牌。中國共產黨大家認爲是極左的，降敵漢奸汪精衛大家認爲是極右的。左到共產黨，右到漢奸，都不能離開三民主義。這就證明中國國民黨及其三民主義，在中國歷史上顯然是有它光輝的一頁。

第二、國民黨內的反動派，亦即現在南京當權的少數國民黨叛徒，他們在政治經濟上的種種倒行逆施，在黨務團務上的種種違法亂紀，已經把總理遺下來的中國國民黨及其三民主義摧毀得體無完膚了。因而做賊心虛，大聲喊叫，說是中國共產黨要來摧毀，甚至消滅中國國民黨。實際上並沒有這麼一回事。摧毀國民黨，摧毀三民主義的是他們自己，是叛徒們自己。如果說中國共產黨要消滅他們的話，也是消滅他們的黨，而不是消滅總理所手創的真正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最可惜的，是有一些真正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忠實同志，也聽信了他們的話，也在担心中總理的黨及其三民主義會被他們所稱爲異黨，奸黨的中國共產黨消滅。這是陷入了他們的騙局，這也由於沒有把叛徒們所佔的國民黨與總理的革命的國民黨分別清楚。更可惜的是這些總理的忠實信徒，看見總理的黨被他們弄

壞了，因而他們所佔的國民黨，也被全國人民及一切進步人士所厭惡，所唾棄了，因而不敢承認自己是國民黨黨員，起碼在大庭廣衆之中，諱言自己是國民黨黨員。這也是由於沒有把叛徒們的國民黨與總理的國民黨分別清楚的緣故。如果是總理的國民黨黨員，也就是說如果是繼承總理的革命事業爲真正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鬥而獻身的黨員，有什麼不敢承認的，有什麼可以諱言的。反之，我們還應該以是這樣的國民黨員爲光榮。

第三、總理的叛徒——少數國民黨內的反動派，爲堅持其獨裁內戰政策，爲貫徹其武力統一政策，不惜殘民以逞，在八年抗戰之後，還在進行內戰，這正在與中共軍隊在各處作戰。他們說：這是因爲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這是單純的國共之爭。一些好心腸的人，以及一切在政治上不懂得什麼花樣的人，也以爲現在進行的內戰，是單純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在作戰。實際上並不是這麼一回事。中國目前只有民主與反民主之爭，並不是什麼單純的國共之爭。共產黨儘管它最後的目標，是要實現共產主義，而在今天却只是站在民主的立場與反民主的國民黨內少數反動派作鬥爭，並沒有與在國民黨內佔大多數的民主派，亦即總理的忠實信徒，繼承總理革命事業爲真正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鬥而獻身的國民黨黨員作鬥爭。不僅沒有與這樣的國民黨黨員作鬥爭，而且是最切實的盟友，而且是對反民主勢力作戰的同盟軍。反之，真正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亦即大多數的國民黨內的民主派，也沒有絲毫反共的言論與行動，而且只要共產黨的政等沒有超過三民主義，在同爲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鬥的共同目標上，也是忠實履行總理的聯共政策的。當前就有鐵的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試看今天的紀念會上，就有中共的朋友林平，速貫先生與國民黨民主派領袖李任潮將軍，何香凝先生，蔡廷楷將軍，張文將軍等聚首一堂，杯酒聯歡。不僅在國內，真正的國民黨，總理的忠實信徒，沒有什麼反共的言論與行動，中國共產黨也在民主事業上，處處尊重國民黨民主領袖的人格與意見。而且在國際上，蘇聯也復尊重國民黨民主領袖的主張與解決

國是的意思。在莫斯科三外長會議的時候，中國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都有對莫斯科會議關於解決中國問題的意見提出，結果，莫斯科的廣播，却特別把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所提對於莫斯科會議的意見，廣播出來了。這這我的揣測有如下幾點：即在國際上的反動勢力，亦即美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問題的看法，往往認為不是蔣介石的天下，就是毛澤東的天下，甚至把蔣介石看做整個國民黨，這認為沒有蔣介石，就沒有國民黨。莫斯科認為不是這樣。它以為中國問題的解決，不是去了一個國民黨的獨裁，又來一個共產黨的獨裁。而是各黨派各階級的聯合政府或聯合政府。尤其不是沒有蔣介石就沒有國民黨了。民主的國民黨，亦即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黨，在將來的中國政治地位上，還是很重要的。甚至於是首要的一個黨派。必需要它出來與共產黨及其他各黨派解決中國問題，組織中國的聯合政府，建設一個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義的民主共和國。

以上就是我那天在紀念會上所說的幾點意見，為什麼我寫這篇文章，要把那天說的話寫在前面。我主要的意思，就是要把真的三民主義與叛徒們的偽三民主義區別出來，要把總理的國民黨與叛徒們的國民黨區別出來的。

總理的國民黨及其三民主義，據總理自己的說法，是有他自己的真正解釋的。如果不是他自己的真正解釋，他就不負責任。也就是說那不免就是叛徒們偽造的，虛構的。那麼，什麼是他自己的真正解釋的三民主義呢？乃是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總理在那篇宣言裏把他的三民主義一項一項加以重新解釋後（全文不具引，請讀者參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原文好了）其結論說道：「國民黨之三民主義，其真釋具如此。」最前得注意的，是他的民權主義的解釋，我們仍不妨節引在這裏。他說：「近世各國所稱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蓋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所以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國民黨員，如果要繼承總理的革命事業而奮鬥，爲真正的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鬥，就不能忽視總理對於三民主義的「真釋」，也就不能忽視那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那

篇標誌真正國民黨、真正三民主義的宣言。

這篇宣言，總理區分了三民主義的兩個歷史時代。在這以前（即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前），總理認為其三民主義的內容還只能反映當時的歷史特點，在這以後（即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總理把他的三民主義重新加以解釋，也可以說是再加以補充。補充了什麼，可以說除了三民主義的「真釋」外，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他的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

總理以爲真的三民主義，在那個時候，必是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那是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俄國的十月革命成功之後，俄國已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國家，它的世界政策，是援助世界上被壓迫民族獲得解放的政策，而蘇聯（即俄國）以外的國家，正是一些帝國主義國家，侵略弱小民族的國家。因此，在中國革命事業面前的事務便明白，即如果不同那時的社會主義國家聯合，不是聯俄政策，就要同那時的帝國主義國家聯合，那就是聯帝政策，聯帝就是根本出賣民族利益，把中國變成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附庸國，也就是甘願亡國，你說這還算得革命，這還能獲得民族的解放嗎？總理是革命的，是爲中國的自由平等，致力於革命四十年的，所以他使當機立斷，毅然決定不顧當時一切黨內頑固派的反對，採取了聯俄政策，就拿聯俄政策來補充了他的「真釋」的三民主義。

總理以爲真的三民主義，在那個時候，必是容共的三民主義。因爲那時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已經有了三年的歷史（中共成立於民國十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於民國十三年），而且自從「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工人分子亦已逐步參加於各種革命運動，成爲中國民主革命的主要動力，因而代表中國工人利益的共產黨，亦成爲中國民主革命的領導部分，也就是說成爲中國民主革命動力之一部分。這時如果不能容共，就要反共。反共就是等於自己削弱對於民主革命的力量，就等於在客觀上幫了國際帝國主義國內封建軍閥的忙，而終於使民主革命不能實現。最後是自己毀滅自己。總理是以革命爲其畢生事業的，爲着加強民主革命的力量，爲着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所以不顧當時黨內頑固分子的反對，毅然決然採取容共政策，又拿容共政策來補充了「真釋」的三民主義。

主義。

總理以爲真的三民主義，在那個時候，必需要採取以農工爲本位的農工政策。因爲那時中國的農工已大大的覺醒，尤其是中國的農民佔中國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中國的革命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中國的經濟改革，實質上就是農民經濟的改革，中國的政治改革，還政於民，實質上就是還政於農民，中國的文化革新，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的文化。做一句話說，真的三民主義又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主義。此外當然就是中國工人了。中國有產業工人數百萬，有手工業工人與農業工人數千萬，沒有他們，中國的經濟生產，尤其是工業生產，就要受到阻碍，沒有他們，民主革命就不能勝利。所以這時如果不誠心誠意扶助農工，中國的革命如果不以農工爲本位，那就是準備革命失敗，也就是準備自己失敗。總理在革命的要求上，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所以他更進一步拿農工政策來補充了他「真釋」的三民主義。

這種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才是總理所謂「真釋」的三民主義，革命的三民主義，然則以前（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前）的三民主義，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義嗎？那又不然。那是反映當時歷史特點的三民主義，它在當時期內還是革命的。比如說在以前的舊時期內，那時的俄國還是帝國主義的俄國，當然不能有聯俄政策，那時中國還沒有共產黨，當然也不能有容共政策。那時中國的農民運動也還沒有充分顯露出自己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尙不爲人們所注意，當然也就沒有以農工爲本位的農工政策。歷史時期不同了，所以三民主義的內容也跟着不同，舊時期的三民主義，反映舊時期的歷史特點，是革命的三民主義；新時期的三民主義，反映新時期的歷史特點，更是革命的三民主義，這正是我開頭所說：總理手創的國民黨及其三民主義，不是總理所虛構的，不是說總理的頭腦產生出來的，而是中國歷史產物之必然的結果與必然的邏輯。但却不能以此而忽視總理的天主聰明及其特別的崇高性與偉大性。古人說：「孔子聖之時者也」，這就是說孔子是跟着時代去的，那麼，我們也可以說：「總理是革命聖人之時者也。」（總理曾以革命聖人的頭銜奉送列寧）總理自己正是一個革命的聖人，因爲他能把握歷史的特點，遵循歷史的規律，更新他的革命主義與

革命政策。就在這一點上，總理在中國歷史上，在近百年的中國革命史上，便添進了最輝煌最光榮最偉大最高的一頁，這就是他排除黨內一切邪說淫詞，建立了三民主義同志和共產主義同志的統一戰線，把共產黨人容納到國民黨內來，形成了第一次的國共合作，發動了第一次大革命，獲得了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打倒了北洋軍閥。這是中國歷史的要求，循着歷史的要求走，便成功。不幸他的後繼者背叛了他，亦即背叛了歷史的要求。他死之後，一反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破壞了國共合作及兩黨的統一戰線，發動了剿共的十年內戰，因而招致外侮，把一個日本帝國主義也引進中國內地來了，八年抗戰剛一結束，他又撕毀政協決議，繼續內戰到現在，使得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日帝國主義走了，美帝國主義又來了。既淪整個國家民族於殖民地，而自己亦必然招致失敗。循着歷史的要求走，則成功，背叛了歷史的要求，則失敗。這個歷史的教訓太明顯了，可惜叛徒的至死不悟。如果總理還在，今天的中國決不是這樣的中國，如果總理還在，也決不會加入去反蘇集團，在反動的杜魯門主義牽着鼻子走，甘作美帝國主義的貓腳爪，把中國變成美國的反蘇基地，把中國人民作爲美帝國主義反蘇的犧牲品，使殘民以逞的內戰進行到現在，還希望拿中國內戰去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如果總理還在，不惟他自己不會這樣作，而且要把這批叛徒們，拿來開除黨籍，處以極刑。而國共兩黨及其他各革命黨派的統一戰線，國共兩黨及其他各革命黨派的聯合政權或聯合政府，也早經實現了，也就是說中國三民主義的革命，中國的民主革命，早經成功了。因爲只要循着歷史的要求走，不背叛歷史，一定要成功的。中國歷史上，還有中國國民黨最光輝的一頁，這是我們可以自信的。只要是總理的忠實信徒，只要是革命的三民主義及三大政策的忠實信徒，一定能把這一頁光輝的歷史寫出來，因此，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領袖們，朋友們，是有他們所應負的偉大的歷史使命的。

我記得那天（五五）的紀念會上，李任潮將軍，也在虔誠地追憶總理。也說過這樣的話：如果總理還在，他一定仍然是一位歷史的前驅者，一定與領導我們走上更進步的路（大意如此）。我以爲這是不錯的。總理未完成的事業，我希望李任潮將軍，何香凝先生等担負起來；他們也一定能担負起來！

一九四七、五、廿一、於青山

民主與科學

民主政治爲中國人民奮鬥的最高目標，這是革命歷史所決定的。然而民主政治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它應該是爲人民實際獲得，實際享受的一種政治生活（或社會生活）。因此，民主政治的實現和鞏固首先是必需有某些條件做保證。這就是此地所討論的科學與文化。

科學本身就是民主的東西，（因爲它實事求是，不自以爲是）同時也是新文化的最高表現。科學反對愚昧，獨斷，偏見，先人見和唯心主義，——這些都是新文化的特徵和任務。因而，現代的科學、文化追求着世界上最真實的事物，它加速人類向上的進步，加速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減少人類的苦痛，催促新社會的誕生。它在人類歷史面前呈顯着最美麗最崇高的未來世界。

反動的獨裁政治是科學文化的死敵，獨裁政治所要求的是人類的愚昧和無知。它害怕，逃避，甚至用各種方法來掩飾真理，它要諱疾忌醫，它祇有利用人民的愚昧與無知，才能鞏固他的政治實權。作爲新文化基礎的科學，却完全和獨裁政治所要求的，根本相反。科學要依據着外界事物發展的邏輯給人類證明：那些是違背事物法則的，必需拋棄，那些是合乎事物法則的，必定實現，因而它亦就給人民指出了最正確奮鬥道路。很明顯的，這樣的真理一定會被人民所接受，所擁戴；而成爲人民有力的鬥爭武器。從這一點，也就可以說明，爲什麼秦始皇要採取愚民政策，爲什麼法西斯主義要摧殘最優秀的文化戰士，爲什麼國民黨的反動派要仇視忠實的三民主義信徒，而要變養一批反動的政客如葉青之流。

對於科學文化的看法，顯然有兩個完全相反的態度：

（一）反動的獨裁政治，要摧殘科學，文化，要奴役人民，摧殘人民。

（二）進步的民主政治，要保護科學，文化，要養育人民，以民爲主。

當然我們要採取後者，要走進步的道路。

中國在社會的生產方式來說，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在政治體制來說，是一個極不穩樣的混亂的國家。唯一解救中國的辦法，就是發展科學，文化，就是實現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是全國人民的東西，是全國人民的一種最日常的政治生活，要一下子就做得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依目前的中國環境來說，即依中國的社會條件，人民的覺悟程度及人民的革命力量來說，我們僅能達到民主政治的第一階段，即以代表各階層利益的政黨而組成的聯合政府的階段。然而，即使聯合政府成立了，不過是人民得到初步的民主的政治生活而已，以政黨來代表的民意和人民直接的民意，始終是有區別的。因此我們不得不在科學，文化上，要多做工作。以求民主政治的徹底實現。同時，在民主政治的制度之下，科學，文化，也才有發展的條件與保障，也才有盡量發展的土壤。

所以民主與科學，文化是相依爲命的，是互相保證的。

要發展科學，發展新文化，必須人民在政治上有可能，同時，也必須人民在能力上有可能的時候，才能收到實際的效果。——在政治上的可能，是說應該有一個民主的政府爲人民的幸福利益

文 化

陳樹渠

本文爲拙著「論中國政治」的一小節，因感於中國學潮的頻人，國民黨反動派的狂妄，因特摘錄刊出，以表示對反動派的一種抗議——作者附識

而建設，這樣才能發揮人民對各種建設的狂熱，各種事業，才能得到發展。在人民能力上的可能，是說人民要有研究學問的條件和環境，有發揮天才的餘地。在反動的獨裁政治之下，一切的國家措施，是以個人利益爲出發點的，是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以爲少數人的利益。爲了它們的私利，就使用各種野蠻政策，使人民都成了瞎子。這樣是決不會把科學，文化發展起來的。

其次，要建立鞏固的民主政治，也必須人民在政治上有可能，在能力上有可能的時候，才能得到實際的效果。在政治上的可能，就是說，人民可以自由的發表自己的意見，不受任何的拘束（就現在來說，最低限度，要黨派團體學校，人民有言論出版的自由）。這樣一來，所謂民主政治，才不致成爲空洞的無內容的形式。在能力上的可能，是說人民要能够在生活上溫暖，不做生活的牛馬，有一點肉體與精神餘裕，來過問國事。在獨裁政治之下，不許人民過問政治，人民教死之不懈，因而也不能過問政治，國家越弄越壞，同不用說了；就是在民主的聯合政府之下，如果人民的生活不解決，國家的社會生產不發展，人民的文化程度不提高，人民還是沒有能力來獲得，和享受政治生活的。

在此，我們就可以明白，民主運動的革命過程，也就是科學，文化的創造過程。我們做革命事業的人，因此，就要將眼光放遠一點，中間決不許有任何的革命投機。從前有些人提倡復古，有些人提倡全盤西化，這都是一時的投機，其實，科學，文化不是商品，不是可以隨便買來，或

隨便搬來的東西。科學，文化是人民全體本身的養育出來東西，是國民的靈魂肉。

我們應該把科學，文化的任務，規定得很清楚，這應該分爲兩個時期：一是聯合政府建立以前的時期，一是聯合政府建立以後的時期。

在第一時期，即爭取聯合政府建立的時期，一切精力應爲爭取民主的初步實現而奮鬥，在這個時期內，要大規模的建設中國工業，農業，是不可能的。主要的在給人民顯示科學，文化所必需的國地，即民主政治的國地。

在第二時期，是科學文化得到很大的國地，即建立了聯合政府以後的時期，科學，文化的任務，主要是在使人民對民主政治的熱忱，對國家各種事業的熱忱，劃除文盲，提高文化水準，使人民走上進步的，愉快的政治生活。

三民主義是政治革命的實典，也是建設科學，文化的實典。它告訴我們應該怎樣把民主，新文化，屬於全體人民。這些教訓，是和獨裁政治利害相衝突的。（汪精衛和葉青之流都把三民主義解爲適合他們自己利益的主義，和理論根據，是有其自私的自由的）。因此，獨裁政治一味在抹殺現實，爲了他的統治，就把他的「文化」，裝在刀尖上。他們把於神聖的教育，當作製造奴才的機關，他們在嚴殘忍的剝奪文化的幼芽。他們說：「我們也要科學呀，也要文化呀，假如你們不服從我的命令，軍令，我也贊成民主呀！實在，他們所要求的，是無聲的中國。」

實在說來，民主不是某種特殊的人賜給人民的科學，文化也不是某種特殊的人賜給人民的。恩賜的東西，決不是人民真正的東西。民主的政治和人民的文化，是一個革命的問題，凡是愛好真理，保護民族精神生命的人，都有參加這革命鬥爭的義務。

X
X
X



中國人民的控訴 孟長泳

儘管中國內戰可能長期發展下去，而國共雙方都用全力搏戰，但決定性的戰鬥却不會在戰場上打出來的。單純靠武力是毫無用處的，各種高壓手段也不會有什麼成效。在這一門爭中，今天佔領一個城市，明天又佔其他一個，這并不比較克服人的心靈和理想為重要。只有獲得一般民意支持的一方面才能取得終局的勝利。

中國民意的趨向最近已經在兩個測驗中充份明顯地表現出來，這些測驗正可以視為中國的洛南民意測驗。

文匯報——上海主要自由主義的報紙，或許是第一個舉辦這種測驗的報紙。本年二月，另一個重要的獨立性中國報紙大公報也舉行一個同樣的測驗。在兩個測驗中，都曾提出極重要而迫切及時的問題，答案是來自全國各地包括遠處的甘肅台灣和香港的各界人士。

兩個測驗

在第一個測驗中，據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的文匯報所發表，曾提出兩個主要問題，其結果如下：

在一八，九〇七人的答案中，有一八，七六八人即百分之九十九要求立即撤退駐華美軍。僅有九十五人即少於百分之〇。五，贊成「美軍駐華，絕多餘妙」。其他九十六人表示「無意見」。

至於內戰問題，一八，五九七人即百分之九八。四要求「雙方立即無條件停戰」。大公報所舉行的測驗更為詳細，其結果發表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該報。

和第一個測驗相同，這個測驗表也把美軍駐華問題列在首項。在約六百人的答案中，有五三八人即百分之八九。七反對美軍駐華，主要的理由是她「將使中國內戰延長」，同時也認為它「有損獨立國家的尊嚴」。有二十個答案說明道：「我們反對一切外國軍隊駐在中國」。

次一問題是：「你贊成美國目前的對華政策麼？」對於這一個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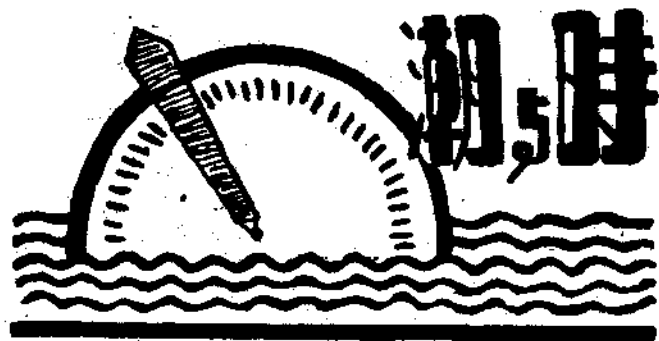
違反黨紀的究竟是誰？

國民黨反動派最近因為黨內元老李濟深將軍主張民主和平，屢次發表言論反對他們的獨裁好戰，於是老羞成怒，居然認這是一「違反黨紀」和「反抗中央」，決定要執行什麼「懲處」。

國民黨反動派，

三民主義的叛徒，自從把持了黨權之後，就習慣於利用所謂「黨紀」，作為他們排斥異己的手段，二十年來，所有真正三民主義的信徒，真正愛國忠黨的國民黨員，因此而被排斥，被迫害，真是數之不盡。現在又用這種手段來對付愛國忠黨的李將軍，實在不足為奇的。

但是在事實上，究竟是誰違背了「黨紀」呢？在那些反動分子動不動就拿什麼「黨紀」來嚇人的今日，這個問題，實在有提出來討論的必要。誰都可以知道，國民黨的革命基本目的，就是徹底實行孫總



理的三民主義，那末，國民黨如有「黨紀」，不是應該看那些黨員對於三民主義的忠實程度，作為黨員們的功罪實罰的標準嗎？

現在，我們就拿這個尺度，來看看國民黨反動派自己吧。在他們主持下的政府，已經統治中國，有二十年之久，在二十年中，他們究竟做了些什麼出來呢？

表權辱國，獨裁專制，黑暗腐敗，不是有增無減嗎？這一切都是全國人民有目共見，而且身受其害的事實，毋須我們贅言，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背叛了三民主義，由此更可得證了。因此，假如依照真正實行三民主義的國民黨的「黨紀」，理應「開除」和「懲處」的，不是旁人，而正是反動派自己。

至於李濟深將軍主張民主團結，反對獨裁內戰，正足以證明他是孫總理的三民主義忠實的執行者。因此，以蔣主席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就要加以「懲處」，這正如何

有四六四人，即百分之七七。三表示反對，只有六十一人，即僅及百分之十贊成，另五十九人表示「無意見」。那些贊成者的理由大多數是以租借法案和「聯總」作為根據。

關於「你贊成繼續內戰抑反對它」一問題，有五三五人，即百分之八十九表示反對，僅有三十四人贊成戰爭，另十七人表示「無意見」。對於「你希望誰人做我們的調停者？」一問題，四〇五人，即百分之六七。五提供的答覆是：「我們應自己解決糾紛。」僅有五十七人，即百分之九。五希望美蘇調停，十五人希望美蘇英調停，另七人主張由聯合國調處。在外國的調停者中，最受歡迎的是華萊士和莫洛托夫。值得奇異而提及的是，馬歇爾將軍只獲得一票。

這些答覆連同說明詳釋，很清楚地指出中國人民希望結束戰爭，其方法是「運用人民大眾的強大壓力，迫使敵對兩黨妥協和解。」這一點辦不到，他們便希望國共領袖開來一個直接的會談，除非這兩點都不成功，他們才願請外國調停。

該誰來領導中國？

大公報的另一問題是：「誰應該充任中華民國的主席？」主要的候選人是：蔣介石，二二九票；毛澤東，中共最高領袖，四六票；孫夫人，二七票；孫科，孫中山的兒子和著名自由份子，二二票。

其次，「誰應該充任行政院院長？」大多數的選票是，周恩來，另一中共領袖，一三三票；張群，四川省主席，七六票；毛澤東，六四票；孫科，三六票；邵力子，張治中和黃炎培各得十七票。

再其次，「誰應該充任立法院院長？」意見是：孫科，一三四票；張君勱，民衆社會黨領袖，七七票；毛澤東，七三票；周恩來，二二票。

根據這些結果，「聯合政府」的陣容應是：主席蔣介石，行政院院長周恩來；立法院院長孫科。

現在提及中國目前遭過的最惶恐不安的問題：「你擁護最近國民大會通過本年一月一日國府公布的憲法嗎？」對於這一點，有三八一人回答「否」；一二四人回答「是」；另八一人表示「無意見」。

反對一月憲法的意見可歸納如下：「這個憲法是一黨操縱而製成的」

香凝先生所說：「適足以證明他們對於總理之虛偽，對於三民主義之虛偽」罷了。

「恢復和平，唯有

遵循政協路線」

自從北平周炳琳、許德珩、錢端升三參政員發表了給邵力子請中共參政員出席的信，首先發出了和平呼聲之後，在南京有立法院十九個立法委員聯名提出恢復和談的建議，在上海亦有幾個團體喊出恢復和談的呼聲，而且已獲得大公報、文匯報及美國人經營的大美晚報的響應。於是在最近半個月來，和平的氣氛，又再度濃厚起來了。

在此烽煙遍地，民不聊生的今日，如果和平之神肯降臨人間，使千戈化為玉帛，國家得以復興，人民得以休養生息，這除了國民黨好戰分子反動派之外，有誰不歡呼雀躍，鼓掌歡迎的呢？

不過，我們在今日呼籲和平，即需要萬分謹慎和警惕，因為全國人民所需要的是真正的永久的和平，而決不需要虛偽的暫時的和平。過去已經告訴我們，國民黨好戰分子反動派，習慣於在他們準備不充分，或軍事上失利，需要重

新部署的時候，就玩弄和平花樣，等他們所得喘息的時間，休整補充，重新部署，一有機會，就繼續實行大打。過去一年，他們這種勾當，我們已屢見不鮮。現在他們正在軍事遭遇嚴重的挫折，經濟上更加困難的時候，他們豈保不會再度投機取巧，利用人民反內戰的願望，騙取假和平的喘息時間。這是一切渴望和平的人們，應該特別警惕的。

現在，我們不談和平則已，談到和平，一定要提出具體的辦法，以保證真正而永久的和平的實現。關於保證實現真正而永久的和平的具體辦法，早在去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已有明文規定。何以至今還沒有和平？就是參加政協的國民黨反動派不肯履行自己所同意的決議之故。

因此，我們認為要和平，只有一心一意遵循以協的路線，否則一切都是空話，因為有和談一定有協議，如果以前的協政可以隨便推翻，使成廢紙，那末，將來何任性質的決議，難道不可以依樣葫蘆嗎？

第四屆國民參政會

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已於五月二十日開幕，由於這次會議是一片「和平」聲浪中舉行，因此，該會

「這個憲法是中分裂的因素」……「它是違反政治協商會議的。」這些答案，正如大公報所指出的，明顯地表示人民極少同情十多年前選出的國大「憲法」代表，結果，人民對於國大通過的任何東西都不表贊成。假如目前能舉行人民對憲法總投票的話，人民無疑是會否決這個憲法的。據護憲法的人中有一半表示他們這樣做的主要理由是感覺另製新憲法太多困難。轉到「你最高興的是什麼？」和「最憤恨的是什麼？」的問題，結果如下：最高興的，「民主戰士」，一二〇票，「和平生活」，七一票；最憤恨的，內戰，九八票；獨裁，七八票；貪污，七五票；特務人員，六一票；頑固份子，四三票；

測驗的表徵

這兩個測驗雖然舉辦的規模很小，但它底結果說明了中國目前的失策，比較幾篇文章的分析還要清楚，同時也強烈地啓示了一條出路。

任何人研究過這兩個測驗，參照文化界、學生界和小黨派等經常發表的普遍要求，便可以很快獲得若干結論。第一，內戰實爲全國一致所反對，而且強烈要求雙方立即無條件停戰。第二，同時還強烈要求早日執行協定和履行蔣介石「四項諾言」，作爲解決糾紛的基礎。第三，對美國現時的對華政策極表不滿，同時更強烈要求確立一個獨立的中國外交政策。第四，種種迹象證明在目前內鬥爭之下，中國廣大的人民正從事爭取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的艱苦鬥爭，以反抗緊抱其傳統權利的特權階級。

要有澈底的變革

目前的中國也許和一九四五年大選時期的英國情形一樣，當時大多數的英國人民都熱烈希望變革和進步。可是在朝黨却沒有發覺這種情勢，結果使工黨獲得驚人的勝利。國民黨在獲取政權的過去二十年中，並沒有提出一點進步的改革，而它底長期的政績是十分破產的。舉例來說，在戰後最近公布的「五年工業計劃」，國民黨政府並沒有提出遠大的改革，如銀行、工業、土地國家化之類，更沒有一項條文涉及平民大眾的社會安全。假如中國今日能有真正投票選舉，極大多數的人民，無疑是要投票贊成進步改革的。不幸中國沒有選舉，也沒有表決迫切國家問題的總投票。反之，却發生了內戰。

的進行，能够引起人們稍爲留心一下。

今天中國的局勢，無論政治經濟軍事，都是危機重重。稍爲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除非迅速回到真正民主與和平道路，則當前的危機和災難，是不可能解除的。因此之故，有一部分好心的參政員，就想利用這最後一次國參會，來呼籲和平，希望恢復和談，以打開目前的僵局。同時，國民黨的反動派，對於這樣嚴重的局勢，束手無策的時候，亦希望造成間歇性的和平，藉此獲得一個喘息的機會，以備他日捲土重來。因此，他們亦趁勢播散和平空氣，企圖把人們和平的願望，轉變成他們另一個和平攻勢。

不過，全國的人民已有充分的認識，明白他們所需要的是持久的真和平，決不是暫時的假和平，同時，全國人民和一切民主黨派，爲一年以來事實教訓的結果，警惕性已空前增高，這回決不會上當，是毫無疑問的。

至於那些好心的參政員的努力，會不會有效果呢？關於這一層，我們從蔣主席開會致詞裏，依然聽不到武力統一和恢復交通的老調，而會場裏則共反蘇的空氣，與國民黨

三中全会及一黨國大，一機濃厚，由此可見，一切從事真正和平的努力，將必徒勞無功。

總之，現在來談和平未免早了一些，等到主張武力統一的人感覺無能爲力的時候，大家來談和平也未爲晚。如果到了這個時候，我們相信爭取真正和平的實現，一定可以事半功倍。

沸騰的五月

五月是將過去了，這個月份，實際是不平常的。該月之第一個星期，全國各大城市，皆爲搶米潮所泛濫，眼者是工人們不斷地罷工怠工和遊行示威，這一方面說明國內情勢的嚴重，一方面說明了全國人民已空前覺醒。他們以行動來抗議暴政，顯示着人民力量的不可侮。儘管官方千方百計來鎮壓人民的反抗，搶米潮工潮算是暫時沉寂了。然而，會幾何時，全國學生的「反饑餓，反內戰」運動的怒潮，又在各大城市澎湃着。

一年以來，物價真如脫韁的馬，不住地往上跑，已經使到人民無法生活。所謂「政府」也者，不特不設法補救，反而爲支持他們所進行的內戰，加緊實行徵兵徵糧的苛政。我國老百姓素來是馴良的，亦

不止如此，還有事實證明對付自由主義的跋扈暴行正在廣泛地展開。反動份子，特務人員和流氓惡棍經常脅迫中國民主人士的生命和行動。在一月一日漢口舉行的一個所謂「慶祝憲法」的集會上，一個中國記者被打，原因是他不舉手呼喊「憲法成功萬歲」。在上海，二月九日當地商店罷工約五百人集合於勤工大樓聽一著名人士演講「倡用國貨」，被三百名暴徒毆打，一人被擊斃，二十人被擊傷。此外還有一個陰謀，企圖引起學生團體，文化界及小黨派間的分裂。結果，有些主要的中立性的學校和大學，教授和學生都分成兩大對立陣營；在另一方面，自由主義的校長和教授，在當局各種藉口之下，都被撤換。中國因為缺乏建設性的領導，現在正忍受着極嚴重的苦難，中國人民大眾情形之淒慘，這是不在話下的。

向蔣氏提供七項建議

因此，根據兩個中國民意測驗和各種公眾要求精研研究的結論，當着目前的危機，我大膽地向蔣主席提出七項建議，這個建議如下：

(一) 採取強烈的手段約束一切「內戰英雄」和國民黨軍隊內的其他好戰軍人，同樣也約束國民黨內頑固派和反動份子。

(二) 進行徹底改革與刷新政府機構和政策，肅清貪污與腐化，實施懲治貪污法律，一切貪污官吏處以死刑。

(三) 任命公正而能幹的人員担任重要位置，不計較他們的黨派關係，撤換當地人民反對的官員(舉例：如山西的閻錫山，西康的劉文輝，台灣的陳儀)同時，并任用忠誠為國服務而明白時代潮流的職員，和溫和的社會改良者及實事求是的工作人員，以充實整個行政機構。

(四) 愛護中國輿論的流通發展，并培植它底成長。

(五) 指導人民愛好和重視民主主義，不僅在政治上如此，在日常生活亦然。以民主的生活方式樹立人格的規範，接受公意的批評，和公共的情緒調協一致。

(六) 鼓勵人民說話，歡迎人民大眾，無黨派人士和自由主義者為國內問題的公斷人。

(七) 設法結束中國人民因美軍駐華和美國對華政策而引起的分裂，確定中國外交政策，發表莊嚴而有歷史性的宣言，如美國門羅主義一樣，

迫得忍無可忍，毅然以行動來表示他們的憤怒和抗議。然而政府當局，毫不想到反躬自省，只知用一些陳腔濫調，誣陷和訶罵人民，用恐怖的行動，來鎮壓人民。

對於這次學生「反餓餓」反內戰一運動，政府當局的對策，自然仍是採取高壓手段，著名的「五、廿一南京血案」及各地學生之被綁被殺，就是由此發生的。

但是血腥政策的結果怎樣，還在南京，上海、北平各大都市可看到中了，罷課不但沒有停止，而且更為擴大，現在連中學生也捲入這怒潮中了。

這不啻是對於禍國殃民的獨裁者國的強有力的警告：人民的憤火，決不是血能够熄滅，如果一定流人以血，結果等於火上加油而已。(松溪五月廿五日)

申明中國不願干涉他國的事務，但同時也不能忍受他國的干涉。一切外國軍隊和軍艦——不論是屬於美國，蘇聯或他國的——必須撤離中國。任何國家鐵道的外國特權和「共有」皆不予承認。中國的立場絕對擁護國際正義和同情被壓迫奴役的民族，中國希望國際合作以建立一個自由的國家社會，在這社會中，沒有殖民地，也沒有被奴役人民。

這七項意見應當是蔣主席所必須的步驟。我提出這樣的一個建議，并不是認為中共方面沒有可以批評的地方。否，我的用意是，執行了這一個建議，國民政府便可以處于一個較佳的位置，和共產黨進行談判，當政府獲得民意的支持，內爭便可以早日結束。

易第三方面

同時，最重要的是，中國人民繼續動員輿論以反對內戰。小黨派或「第三方面」的人士應該加速鞏固本身的團結，為人民的權利而鬥爭，但切勿不要貪圖政府的高官厚祿。

應該加緊努力促成第二次蔣毛會議，這一次會議，應由一切其他黨派，人民團體，教授與學生團體，其他社會賢達和工商界領袖的代表參加。讓人民和輿論解決糾紛，一切取決于多數。

中國不需要外國調停。但建設性的指導——超越一切黨派成見的——和建設性的協助是迫切需要的，假如中國獲得和平而成為名實相符的五強之一的話。(原文係英文，辛夷譯自四月份United Nations World)

災難伴隨着金元

周冲

杜魯門四億美元援助希臘和土耳其的法案，已經先後在美國參眾兩院通過了。這一件事情，充分暴露了美帝國主義好戰份子決心邁向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狰狞面目。

美帝國主義好戰份子為要獨霸世界，為要奴役全世界的人類，他有一副獨特的工具，便是金元外交。他一向就利用金元，在世界各國收買爪牙，豎起鷹犬。平時，這些爪牙鷹犬為他搖旗吶喊，為他充當宰割人民的劊子手。一旦有事的時候，他就驅使他們去作前哨，去充當炮灰。

過去美帝國主義好戰份子推行金元外交，是有些顧忌的。最低限度，他不會像在今天這樣明目張膽地說出圖謀在金元背後的陰謀，借鑒給你，是為着你要反蘇，阻止「集體制度」的擴張，抵抗共產主義的壓力。可是，自從三月十二日杜魯門的演說發表以來，他已經拋去了一向罩在身上的那件體面的外衣，公開表明了美帝國主義好戰份子反蘇，反共，反人民的真正態度。

從此杜魯門發表演說到美國眾議院最後通過他的提議使之成為法案（五月十日），已經差不多是兩個月了。在這兩個月當中，美帝國主義好戰份子會不顧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反對，不顧美國國內進步國會有正義感和有遠見的國會議員們的反對，終于一意孤行地硬是通過了這一「最可恥的提案」。從此以後，只要美帝國主義主義好戰份子認為必要，他便大以援例：隨心所欲地利用他的金元，扶植任何國家的反動勢力、武裝干涉任何國家的內政。希臘和土耳其就是榜樣。

從此以後，全世界的反動份子都獲得了鼓勵，他們一致指望「杜魯門主義」作他們最後靠山，他們可以更加橫行無忌地與人民為敵了。你看，中國國民黨反動份子不是拼命大打特打，得意揚揚有恃而無恐了嗎？法國的黨高樂不是東山再起躍躍欲試了嗎？除此以外，我們還聽到美帝國主義好戰份子正準備繼續「武裝」義大利、匈牙利、波蘭、芬蘭、伊朗、伊拉克、日本和朝鮮這些國家的反動勢力。

然而，對於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說來，美帝國主義好戰份子手中的金元，實在是一件不祥的東西。事實已經證明：美國金元所到的地方，也是災難所到的地方。金元使得到許多國家變成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金元強化了許多國家的內戰，破壞了許多國家內部的團結，摧毀了許多國家的民族工業，造成了許多國家的經濟崩潰，農村凋敝和人民流離失所。比如：抗戰結束以來，中國所獲美國金元之賜最多，而中國所遭受的禍害也就最慘。希臘和土耳其的悲慘命運已經注定了。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其他國家的情況。

二

華萊士改選歸國之後，曾經（五月七日）在他所主編的新共和週刊上說過：希臘和土耳其之外，法國已經被選為「杜魯門主義」的第一試驗場了。他強調指出：「美國

目前的計劃，是給予法國政治借款，而以法國從進步的精神中退却為交換條件。」

事實的發展，正和華萊士所描寫的沒有二致。法國發生了一度空前嚴重的鬧潮，結果是：拉馬第亞的內閣，踏上了中間偏右的路線，法國第一大黨——共產黨的五百個團員，竟被排出了內閣。

從這一次鬧潮的發生到它告一段落，人們發覺，一直都有美帝國主義好戰份子在幕後操縱的跡象。鬧潮起因於法國共產黨以全力支持國營雷諾汽車廠的三萬罷工工人，堅決反對政府的凍結工資政策。

下面是五月二日合眾社的紐約電訊：

法國危機具有深遠的複雜關係，尤其對於美國外交政策為然。馬歇爾會應共和黨顧問杜爾斯的要求，在外長會議期間盡力拉攏法國，企圖爭取法國依附英美集團。據悉：杜爾斯相信，這方面的努力已獲成功，尤其是對於法外長皮杜爾（人民共和黨）的關係。但，美外交政策正受法共的嚴厲抨擊，他們認為這和黨高樂復起而為法國右翼領袖是有關係的

而為法國右翼領袖是有關係的

。』
五月四日，閣潮表面化：法總理拉馬第亞（屬社會黨）採取斷然行動。排除了內閣中所有的五個共產黨員。五月六日，美聯社在巴黎、便發出了另外一則值得注目的電訊：

「美國官方高級人士宣稱，美國對於法國破碎的經濟，可能增加援助，假如拉馬第亞總理能够維持新成立的不包括共產黨的聯合內閣的話。美國願在西方成立新反共堡壘的一個決定因素，可能在于法國社會黨不想，或爲實行所謂「杜魯門主義」的工具。假如社會黨同意領導反共的聯合內閣，則預計華盛頓方面，對於協助維持拉馬第亞的經濟政策（凍結工資，平抑物價，增加生產）的要求，可能予以同情的考慮。」

這對於法國社會黨內部的反動份子，實在是一個極大的誘惑。同時，著名的反黨政客，美國前駐法大使布立特却「奉命」訪問巴黎。據說他的目的，正是在于策動戴高樂，人民共和黨在社會黨右翼進行反共活動。法共曾經指出：他是「杜魯

門和戴高樂之間的半正式使者」。因此，五月七日，社會黨在巴黎召集全國會議，討論拉馬第亞要求退認把共產黨排出內閣的措施。經過了一場激烈的鬥爭之後，終于以二五二九票對二二二五票的稍多數數而獲得通過。

正如一九四六年五月間美國金元支持了人民共和黨在第二次制憲會議的選舉獲得勝利一樣，這一次，美帝國主義好戰份子又得償其所欲，達到了他的目的。於是，兩天以後，五月九日，華盛頓國際建設開發銀行便正式宣佈：貸款法國二億五千萬美元，以供其建設和現代化之用。

然而，美帝國主義好戰份子且不要過于樂觀。這裏有兩個因素決定着今後法國的前途：第一，法共雖然暫時被迫退出內閣，但這並不代表法共力量的削弱。直到現在，法共現在依然是法國第一大黨，而這一次閣潮的根本原因，工人要求解決工資問題並沒有得到任何解決。普遍全法的罷工運動，現在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在不斷地擴大和增漲，假如七月一日以前拉馬第亞還想不出適當的應付辦法，那末，他還不能夠繼續幹下去是大成問題的。

的。第二，拉馬第亞的社會黨，已經顯明地分裂成爲左右兩派。右派雖然和人民共和黨接近，但左派則與共產黨緊密合作。這兩派勢均力敵，不相上下。在七日召開的全國會議當中，拉馬第亞雖然獲得了稍多數數的支持，但在討論施政方針的時候，左派依然得勢：他們一致通過了兩條關係重大的決議：一、「社會黨決不參加以反共爲號召而使國家演成分裂的集團」；二、「政府若受反動派多數的支持時，社會黨即自行退出政府。」

實在說來，社會黨的動向，實在是決定法國左右兩大力量孰強孰弱的主要關鍵。美帝國主義好戰份子固然希望法國向右，以便法國成爲他的在西方的「新反共堡壘」，但是，由于法共力量的日益強大，由于社會黨左翼的日益增加，更由于法國人民的日益覺醒，他的希望實在是相當渺茫的。然而，美帝國主義好戰份子有的是過剩的金元，爲着要達到控制法國的目的，他將不惜繼續運用金元，支持戴高樂，人民共和黨以及社會黨的右翼，鼓勵他們反共，反共，反法國人民，完成杜魯門建立「西歐集團」的美夢。即使這一個「美夢」，距離現

實還是那末地遙遠。
在美帝國主義好戰份子的金元策動之下，我們行將看到：一個左右之爭的白刃戰將在法國激越地展開，美國的金元，行將帶給法國人民以更多的苦難。

三

和法國的情況差不多「出于一般」的，是最近義大利的閣潮。義大利的閣潮，自始以來，一樁受着美帝國主義好戰份子的策動。

和法國一樣：意大利也是一個三黨組成的聯合政府：基督教民主黨，社會黨和共產黨。美帝國主義好戰份子屬意基督教民主黨。今年一月，屬于基督教民主黨的總理加斯波里赴美，杜魯門，美國務院的高級官員，和一些「政治領袖」，曾經要求設法把內閣中的共產黨員清除。可是，他回到羅馬之後，這一個計劃並沒有成功。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法共的力量太過強大：它控制着一個代表七百萬人的總工會；同時，社會黨和法共的合作又異常緊強，他們之間，幾乎找不出任何空隙給人們挑撥離間。

最近，加斯波里派還了一個經濟代表團到華府去請求援助。在美帝國主義好戰份子新的「授意」之

下，基督教民主黨堅持要求擴大政府。他們公開拿獲得美國的「援助」作為口實，號召藉此剷除左翼份子。在內閣中的力量。法國的榜樣鼓舞他們。五月十三日，正長義國經濟代表團抵達華府的那一天，加斯波里以退為進，毅然辭職。

正如義共總書記陶格利里亞特所說：「沒有共產黨的合作，義國將不可能組成任何政府。」加斯波里辭職以後，義總統尼古拉曾經指定七十九歲高齡的尼提組織新閣。然而，奔走了一個星期以上的結果，尼提終於知難而退。因為「他解決義國經濟危機的計劃遭過了意外的障礙」。他的「包括七個或八個的政黨」的「全國集中」的政府終於成了泡影。接着，比尼提更加年高，曾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做過首相的八十八歲的奧爾多，又「姑且答應了再次出組內閣」。然而，兩天之後，奧爾多又遭過了和尼提同樣的命運。「解鈴還是繫鈴人」。加斯波里大概會要「勉為其難」地再次出來收拾破爛的局面了。這樣一來，基督教民主黨的反動份子便有了新的藉口，他也許會振振有辭地堅持和義共分裂。直到現在（五月廿五日），我們還沒有

得到更進一步的消息。然而不管怎樣，一切企圖排除義共的陰謀却將難於成功。義共已經堅決聲明：「義共仍然是義大利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它必須「參加任何的政府組織」。

美帝國主義好戰份子的金元，施諸義大利的，將不會獲得如像施諸法國一樣「順利」的效果。這一點，我們是可以斷言的。

四

由于英美兩國經濟衝突日益加深，現在，一向追隨在美帝國主義好戰份子底金元後面的貝文外交，也開始透露一些將要轉變的跡象，美帝國主義好戰份子的「擴張政策」，不僅威脅英國的上層資產階級，而且威脅全體英國人民的利益。英國人民日益強大的反美趨勢，表現於工黨「叛徒」和英國職工會對於貝文路線之不斷的抨擊。五月一日，英工黨議員十五人，由「叛徒」領袖克羅斯曼領銜，還發表宣言，「要求英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斷絕和邱吉爾往來，並設法擺脫美國而獨立」。他們「要求工黨領袖應該消滅保守黨用美國金元支持英帝國，而以英國士兵替美國打仗的思想」。『要求英國應該做美國的朋

友，而不做美國的附庸。』他們反對杜魯門的援助希土政策，認為「美國以金元支持那些與蘇聯相鄰的反共政府，終歸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

五月五日，貝文在下院宣佈：他已經決定了批准英國和芬蘭之間的經濟協定，同時，並且準備恢復英波貿易。

這就是英國外交準備轉向東方的「一個官方表示」。據說，在這以前，英國早就和東歐表示過友好的關係：第一，英國曾經給予匈牙利以羊毛信用貸款；第二，英國曾經在俄國中救濟過羅馬尼亞。英羅間的經濟談判，從前曾經一度擱淺，可能在最近恢復，而且他們已經在進行着英羅貿易的初步交涉。除此以外，英國並且正式和南斯拉夫，捷克，直接談判英南和英捷之間的經濟與賠償問題。

然而，保證英國和東方各關係改善的一個決定因素，還是英蘇關係的改善。只有英蘇關係獲得了滿底的改善，英國和東方各國之間的關係才能臻于健全。英蘇修約談判的完成，正是英蘇關係徹底改善的關鍵，而英蘇貿易談判，則已經在莫斯科完成了第一階段，現在並

備在倫敦繼續完成。五月十八日，倫敦保守黨的「星期帝國新聞」傳出消息：「英國將與蘇聯成立大戰以來，世界最大的一筆貨物交易。蘇聯將以一百萬噸小麥和其他穀類，木材，石綿，石油與英交換完整的噴氣飛機，製造玻璃的方法，以及其他技術和科學的祕密。這種交換的目的，是在于使英國的糧食配給制度迅速結束，並不包含原子彈的祕密在內。」工黨的「人民報」也說：「貝文外交將在六個月內，與蘇聯成立一個驚人的交易，也許會令到美國為之目瞪口呆。」五月二十日，經常反映法國外交部觀點的「世界報」並且預測：「英國對東方的外交政策，將有洋人聽聞的轉變。」

一切新聞報導，却不免帶點誇張，我們對於這些消息，即使打一兩個折扣來看，也還得得出一些蛛絲馬跡。

法國「世界報」跟着指出：金元的缺乏，這是「迫使英國向美國以外的地區購買貨物的直接原因。據說（合眾社十七日倫敦電）：「英國去年七月向美國借的三十三億七千五百萬元，現在已經動用了十七億五千萬元。這筆借款，原來是

打算可以用到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底的。但就目前的花費來說，到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便要用光了。而自從遭了原料危機以後的英國，又亟切需要設法填補這一筆鉅大的虧空。這將怎末辦呢？再向美國舉借新債嗎？這是英國舉國上下所一致堅決反對的。五月十九日，倫敦一

世界新聞一週刊發表社論說：「要求新貸款，進一步走向經濟奴役的道路，只有每一個辦法放過而後，現是行不通或不可能的時候，才證明必能。」創兵卒深，一年以來，英國人民已經身受這個「不幸」的英美經濟協定的苦味，全元是吃不消的。亡羊補牢，也許還來得

及吧。因此而轉向東方，希望在金元之外尋求新的出路。這實在是異常可能的事情。不管英國這一個轉向能不能成爲真正的事實，但這一連串的消息，實在是給予美帝國主義好戰份子的一個很大的刺激的。因爲：這不但表示金元行將對英國失去了

控制的作用，而且，英國一旦轉向東方，對蘇聯表示友好，便將直接損害到他的獨霸世界的企圖。因此，英國要求擺脫美帝國主義好戰份子的金元羈絆，實行獨立的外交方針，前途還是有許多困難和阻礙的。要達到目的，還需要英國人民堅強的不断的努力！

展開和平運動(來件)

燕大宗教學院全體研究生
燕大研究院政治學部全體研究生

要活下去，是人民最低最後的要求。可是，在漫天烽火中，人飢民已經活不下去了。近月來的物價暴漲，大多數的人民都已陷於恐慌中。至於火線下的同胞，其痛苦更不堪言。內戰的慘酷，爲人所共知，我們在此不必也不忍詳言。試看戰場上淋漓鮮血，堆堆白骨，不論屬於那一個陣營，可都是我們同胞的骨肉！

我們知道，過去國內和平的喪失，是由於美國調處失敗及第三方面的瓦解。但有一個事實絕不容忽畧：即大多數的國民因缺乏適當的領導及組織，尙未能有效地表示他們的意見，所以才放縱兩黨大打下去。這個悲劇的擴大，我們無黨無派地知識份子，社會各界領袖及各中間黨派都不辭其咎。是因爲我們的觀察，偏私、自私、短見，才未能造成強大的中間勢力；是因爲沒有強大的中間勢力，才把和平放走了的。當此列強角逐世界之際，他們彼此間的民衝突尙難以調和，我們實不能也不應過分信賴國際謀議。時間已不容許等待，我們恢復民族自信，一齊起來，展開和平運動。

北大三教授日前曾以參政員的地位呼籲重開和平之門。這是被壓抑已久的人民的呼聲，我們應該起來擴大人民的呼聲，加強人的力量，促成和平的實現：

- 一、擴大和平呼聲：人民要一致喊出自己的聲音，報紙上、雜誌上、壁報上、標語上、演講會中、遊行隊中，人民的聲音打成一片；
- 二、形成和運組織：各地各界人士，組成和平運動團體，行以動制止戰爭。
- 三、促成和平實現：我們要求：1. 重開和談之門：政府應即表示恢復和談決心，由中間黨派及代表人民的社會賢達出面斡旋，敦促中共參政員出席此次參政會，於開會期間，務使和談之門重開。2. 立即停止戰爭：雙方立即下令就地無條件停戰，然後再據協原原則，解決一切問題。

我們堅信人民心中要說的話，便是必行的真理；人民一致的要求便是將來的事實。大家一齊爭取和平，和平必定實現，人人從事和平運動，和平就到眼前。唯有和平才能挽救目前的浩劫；唯有和平才能追回勝利成果；國內和平之後，才能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和戰是國民生死的關鍵，國家興亡的關鑰；是榮辱的所由分，前途轉捩點。痛感內戰的慘酷，遐思和平的佳境，更覺責任的重大：知識份子，全國各界，中間政黨，一齊起來，展開和平運動，拯救人民國家！

州六年五月十八日

論知難行易

沈易心



知難行易是總理的革命學說。這學說是和古代傳統下來的「知之難行」之「知」一語相對抗的。知行問題是哲學上的認識論，幾千年來曾發生很大的論理爭執，中外之士，都是如此。很明顯地，這個爭執，只有自新興的社會科學和哲學出現以後，才得到正當的解決。然而知難行易仍有其真理的一面，即是說，當人類發現了社會歷史的客觀法則之後，仍須人力的推動，以加速其理想之實現。這就是人的作用，「行」的意義。作者應民潮編者之請，特爲此文，將「知」「行」的概念，加以分釋，並指出總理創造此新學說之加強革命同志信心之本意，幸國內明達之士，有以教之，則幸甚焉！

——作者附識——

知難行易就是孫文學說，是總理用以鼓勵革命同志加強勝利信心的一服興奮劑，是總理對革命同志的一番語重心長的教訓。這是每一個革命的黨員都應該體念了解的。

但是，如果把知難行易譯成新哲學的名詞，把「知」譯成認識或理論，把「行」譯成實踐，因而說：「理論難，實踐易」或「認識難過實踐」，那麼，這個哲學命題，無疑地，是犯了毛病的。因爲它忽視了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的法則，而道法則，才是最科學地解決了理論與實踐的問題的；而這裏的「知」和「行」是把理論與實踐劃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

可是，總理在知難行易的學說中「知」的概念，並不完全包含新哲學中所謂「理論」或「認識」的概念，它所指的「知」，是另外的概念，這是我們研究知難行易時，所應該特別弄清楚的，總理所指的「知」的概念，總結起來，可分爲三組，如下：

- 一、客觀世界的運動法則，不易于發見（如飲食爲證，進化爲証兩者屬之）。
- 二、人類的經驗，不易于自覺地將它科學化（如用鏡爲証，作文爲証，化學爲証三者屬之）。

三、計劃難定，施工易行，這是孫文學說中最中心的概念。（如建屋爲証，造船爲証，築城爲証，電學爲証，開源爲証五者屬之）。

這樣看來，可見「知」的概念，是很不統一的，因而「行」的概念也就跟着不統一。茲分別言之：

第一，人類固然是社會的動物，然而它仍然是自然界的動物之一，它是受自然法則支配的。人一生出來要飲食，要呼吸，這是動物的本性；同時，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各種生理機能，起着各種變化以適應環境，這也是動物的本性。這些自然的本性，原無待教育而後能「行」的，人類的這些本性及在大自然中的發展，就是總理所謂的「行」。對於這些客觀事物運動（行）的認識（知），人類不是一開始就能完成的，必須經過一個長期的歷史行程，才能被人類所接近，所獲得。這樣的「知」和「行」的關係，屬於第一組舉例。

第二，人類對自然對社會的活動過程，獲得許多零碎的，無系統的經驗，可是把這許多日常經驗，分門別類地綜合起來，成爲有系統的理论，却是認識過程達到某一階段的以後的結果，並不是一下子就能得到全面的認識的。例如，

以用錢爲證，我們決不能說古代的人，不知道用錢，他們會用貝殼，用布帛，用金屬來做交換手段，這都證明古代的人是知道用錢，不過他們僅有用錢的經驗而已，他們對金錢的社會勞動的人與人的關係，是不能了解的。（就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今天，不研究社會科學的人對金錢也是不了解的）對金錢之社會關係的正確認識是新興的社會科學出現了以後的事。又如總理所舉的作

文爲證，化學爲證，都是如此。我們決不能說中國的文章家，他的作文是「神而明之」的，是不懂文法的。他們要表達思想，一定要根據文法的，否則，他人就看不懂。（例如中國人談話，人家都互相了解都含文法，不過在談話時，頭腦子裏都不會想起文法，其實何嘗沒有文法，不過不自覺而已，沒有把這些經驗變成體系的東西，文法學而已。總理所舉化學爲證，也是如此。人類在對自然對社會的活動，也是所謂「行」，（這「行」的概念與第一組的又不同了。）從這「行」中所得的經驗不是容易綜合起來成爲很科學的認識的，這樣的「知」和「行」的關係，屬於第二組的舉例。

第三，計劃難定，施工易行。如建屋，造船，築城，電學，開源等例子就是，這一組的舉例可以說是總理「知難行易」學說重要部份的內容，就以建屋爲證來做一例吧。

總理說：「上海租界之洋房，其繪圖設計者，爲外國之工程師，而結其架棟者爲中國之苦力，……至表面觀之，設計者，指插筆劃，而施工者胼手胝足，似乎工程師易而苦力難矣，

然而細考其詳，則大有天壤之別。一

且看一看，工程却需要所謂「經濟學」所必需之「知也」，「實驗之物理學」所必需之「知也」，「美術學」所必需之「知也」，「衛生學」所必需之「知也」，「社會心理學」所必需之「知也」等等的實證知識，而中國的工人需要一副牛力，無需高深智識就可以「行」了，這是知難行易的一例。茲再舉一例：

「……以今日而論，世界用電之人，已爲不少，然能知電者有幾人乎？（這意思是說，知道電的原理是難的，開關電制之類的是易的，因而知難行易。——作者附註。）每遇新創製一電機，則舉世從而用之。如最近人大發明爲無線電報，不數年則已風行全球。然當研究之時代，費百十年之工夫，竭無數學者之才智，各貢一知，而後得成此無線電之知識。及其知識真確，學理充實，而乃本之以製器，則無以難矣，器成而用之，則更無難矣。是今日用無線電以通信者，人人能之也。而司無線電之機生，以應人之通信者，亦不費苦學而能也，至於製無線電機之工匠，亦不過按圖配置，無所難也。其最難能可貴者，則爲研究無線電知識之人。學識之難關一過，則其他之進行，有如反掌矣，……此行之艱難知之惟艱，電學可爲鐵證者八也。

其他的例，類多如此性質，不再多舉。這一組的知行問題，是很簡單明瞭的，那是說：人類最困難的是發見事物的法則，（當然是把知行過程中的關係，放在一邊了，）如果事物

的法則一旦被發見了，就不難按照其原則，來創造新的東西，建屋爲此，做無線電機，造船築渠等亦莫不如此，按照原則來創造新的東西，就是行。像這樣的「知」和「行」的關係，屬於第三組的舉例。

嚴格說來，這第三組的知行問題，是有毛病的，是把「知」和「行」，把理論與實踐的過程，絕對地分隔起來，事實上，電學的知的過程，（認識的過程，是和行的過程——實踐的過程，絕對分不開的，這樣的絕對分離，在科學上是不許可的。即就工程師計劃過程，不過是原則的施行，也是行的過程的一部份，而總理把認識過程中的行的過程，一概不談，一點也不提及知的互相關係，僅着力注意到人類從行中得來的「知」，認爲有了這「知」之後，「行」是最不凡不過的事而已。

但是這些毛病是從何而來的呢？這倒是有趣味的問題。

從以上三組的「知」和「行」的概念看來，就可知那些概念是很複雜而不統一的，第一組和第二組舉例，在孫文學說母事說是一個陪襯而已，主要的內容在於第三組的「知」和「行」一概念及關係。所以總理把人分爲三種，先知先覺的發明家，後知後覺的鼓吹家，不知不覺的實行家，都是從這第三組舉例的知行關係做出發點的。

這樣的知行概念之發生，是因爲總理在革命過程中，受了極大的刺激，他認爲中國在當時是可奮強起來的，革命是可成功的，他的學說是合乎世界潮流的。然而失敗了，他認爲失敗的原因

不是他的思想不對，而是革命同志和國民不肯力
行，沒有信心，只要有信心。肯力行，事情一定
成功的。他在孫文學說自序中，正表現他創造新
學說的企圖：

他說：

「女奔走國事三十餘年矣，……率願
全國人心之傾向，仁人志士之贊襄，乃得推獨專
制，創建共和。本可從此繼續，實行革命黨所抱
持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與夫革命方界所規定
之種種建設宏模。……不圖革命初成，黨
人即起異議，謂予所主張者理想太高，不適中國
之用，衆口鑠金，一時風靡，同志之士，亦悉感
焉。」

他又說：

「溯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爲志
，……今乃反令之陷水深淵，蹈火塗炭，
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者。此固予之遺憾無以化格
同情，予之能辭不足駕馭群衆，有以致之也，然
而吾黨之士，於革命宗旨，革命方界，亦難免有
信仰不篤奉行不力之咎也。……此思想之
錯誤爲何？即「知之匪艱行之惟艱」之說也。」

所以總理對於中國建設之責任，認爲：

「不能乎？不行乎？不知乎？吾知其非不能
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僅能知之，
則建設事業，亦不過如反掌折枝耳……」

所以，總理「先作學說，以破此心理之大敵
，而出國人之思想於迷津，庶幾吾之建國方界，
或不致再被國人認爲理想空談也。」

從此看來，總理對於知行問題原不是在追求
知行總的關係方面，而是採取其原理的一方，加
以發揮而已。

接着，總理就舉了十個知難行易的例據爲證

。並在進一步說明最困難的知，克服了以後，則
必定能行，故有一能知必能行一編，舉革命的實
例甚多，繼而又更進一步說明我國雖無建設人材
（不知），亦能利用外才外資以建設中國，故有
「不知亦能行一編。（這裏的所謂知行關係是屬
于第三組的，更是明顯了，）最後！結論到
有志者事竟成，故有一有志竟成一編，在一有志
竟成一編中，總理把他自己從立志革命，組織與
中會到 亥革命成功的事蹟，非常詳細地記述下
來。對於這革命的成功，總理自己曾在別的文獻
上，說過好幾次：他最初原不曾想到革命能在
二三十年之內達到他的理想的，然而，率將滿清
封建制度推翻了，這可見一有志竟成，二問題在
乎「行」而已。

在這裏孫文學說中有一段話，很可以代表知
難行易的第三組的概念的：

一而人以言之，則有三系焉。其一先知先覺
者，爲創造發明；其二，後知後覺者，爲創效推
行，其三不知不覺者，爲竭力樂成。有此三系相
需爲用，則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長城能築也
。乃後世之人，誤于知之非難之說，雖有先知先
覺之發明，而後知後覺者每以爲知之易而忽界之
，不獨不爲之做效推行，且日之爲理想難行，於
是不知不覺者，則無由爲之竭力樂成矣。

這一段話，很可表現總理的一點感念。總理

是一個先知先覺的人，他很精心地把握了世界
革命的潮流及中國的革命方向，這一知一的問題
已解決了，但是革命總沒有成功，這問題在手一
行一而已。

當我們研究孫文學說的時候，對於這一知一
「行」一概念，應該特別弄清楚的，這樣才不會和
新哲學的知行概念，即理論與實踐概念混爲一談
。事實上，知難行易可也代表真理的一面，即是
說它很着重于人力的因素，革命的因素。有了人
力的因素，革命的因素，可以加速一知一的實現
，這是很明顯的道理，尤其是中國革命的事業，
更是如此。

在此，我們可以得結論了：

人類社會的萬事萬物的法則，是不容易被人
所認識的，但是當它被認識了（知）以後，根據
他的原理來一次的重覆或改進，或創造更高級的
事物，那都是可能的，只能加上「行」，那是一
定成功的。不過，有一點非常重要的，即那一知
一定要正確，那麼，一行一的意義，才能確立
。這和現在那些專門講一力行一而忽界了正確理
論，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那些專門講一力行一哲
學的人，因爲頭腦中，沒有一點理論認識，找不
到革命歷史方向，固然沒有一行一的意義了，即
使死硬一點的，也不外是苦幹，盲幹，快幹，盲
幹，死幹罷了，力行云乎哉！

轉載之頁

民聯粵港澳總分會發言人談話兩則

(一) 聞中央社造謠

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粵港澳總分會發言人頃發表書面談話，闢駁中央社二三兩日電訊中涉及該會之謬，並指出目前蔓延各地之風潮，是國民黨反動派堅持內戰政策之結果。其原文如左：

「本會為忠於總理遺教之國民黨同志組織而成。吾人對本黨反動之派之背叛行為，迭進忠言，其招致敵視，自在意中。最近中央社二日電訊發表所謂「中共秘密文件」，竟將本會列為所謂「四大基幹層」，並稱中共「經常派遣代表列席民盟，民聯，行動三方幹部會議」；該社南京三日電，又發表某政治觀察家談話稱，「民盟，民主建國會，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等，其組織已為中共實際控制」云云。此種「紅帽子政策」原為國民黨反動派對付異己之一貫伎倆，關係作爲未來非法摧殘民主黨派之伏線，用特揭發其無恥陰謀，並表示嚴重抗議。

過去吾人已一再指出內戰一天不停止，民主和平一天不實現，國家危殆只有日益加深，勢必招致國內經濟之全面崩潰。此次上海產業公用事業工人聯合會事件之發生，益證明吾人主張之正確，上海工潮，不過是全國大風潮之暴風雨前夕的信號。上海工潮之五項要求：解凍生活指數，調查公佈特等要人財產，停止發動餉，減少購軍品，裁編陸軍；理直氣壯，實爲代表全國人民之呼聲。此種英勇行動，吾人深表敬佩，並願吾爲後盾。近來各地風潮，其最大特點，厥爲莫不發生于政府轄下的機關，此尤足證明國民黨內部進步力量日益成長，反映反動派之衆叛親離。國民黨反動派必將各地風潮之爆發原因，歸罪于民主黨派之煽動，以便於暴力之壓抑，其實，這却是國民黨反動派堅持內戰的結果。吾人願再鄭重忠告本黨反動派當局，應即臨陣勸退，放棄內戰政策及不合理之經濟措施，挽救目前

之危局，否則必終自食惡果，殆可斷言。

(四月十四日)

(二) 抗議所謂「議處」李濟深同志

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粵港澳總分會發言人，以國民黨反動派胡作胡爲，誣陷李濟深將軍違反黨紀，特發表嚴重抗議，原文如次：國民黨反動派物極必反，不惜國事，殘民以逞，本黨忠實黨員，爲黨爲國計，皆有批評黨務，貢獻意見之神聖責任。本黨元老李濟深同志，歷次所發表的時局主張，不僅代表黨內大部份三民主義忠實信徒的意見，抑亦代表全國民衆的呼聲。乃本黨反動派，老羞成怒，遽以「違反黨紀」，御用其挾持下之中常會，通過其所謂，「送中央監察委員會議處」決議，足見其頑不靈。其誣李同志「擅用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名義，尤爲誣謬絕倫。李濟深同志爲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央常務幹事會主席，領導本黨民主派同志爲黨承總理遺志，發揚三民主義精神而奮鬥，盡人皆知。其發表反內戰，反獨裁之意見，亦即本會全體之主張。反動派此次妄舉，顯係甘與本黨民主同志爲敵，其後果，勢將演成本黨內部最後分裂，日暮途窮之反動份子，終必爲本黨同志所共棄！際此局而嚴重，本總分會同人，決本一貫救黨救國精神，追隨李濟深同志，奮鬥到底。

(五月廿六日)

編后話

鄧初老到港後，在百忙中抽空替本刊撰文，我們非常感謝他的盛意。在初老文中指出國民黨和共產黨不但是敵人，而且還是最親切的民主革命中的戰友，同時還指出「真釋」的三民主義，便是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解釋的三民主義，更拿聯俄、容共、扶助農

港九各界民主人士

聲援反內戰學生

港九各界民主人士為慰問並聲援南京血案暨各地反內戰反內戰之學生，特發出快郵代電稱：

京、滬、平、津暨各地英勇可敬的學生諸君們！青年朋友們！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們！我們謹在這裏向你們致敬和誠摯的慰問！

你們這次發動的罷課、遊行、請願、示威，打破了一個被獨夫、法西斯、特務、美帝國主義——杜魯門主義，馬歇爾投遞政策所勾結合謀製造出來的高壓內戰蹂躪着的飢餓的中國的沉寂，喊出了四萬萬五千萬人民要求吃飽肚子、要求生活、要求民主和平的反內戰反內戰的呼聲，吶喊，同時，也暴露了美帝國主義導演的張群內閣的醜惡本相和蔣主席在愛護青年詞句掩藏下的一副猙獰的面目，張群內閣不是美蔣大吹大擂所謂改組後的一

自由份子」的民主聯合政府嗎？但在行政院通電「嚴格保障人民自由

（五月十五日）的三天之內又立刻通過了類似「政治盜匪條例」的「維持社會秩序的臨時辦法」了（十八日）在同日北平就有青年軍團擊學生的事件發生，二十日南京就有殘害學生多人的血案。蔣主席不也說過青年是國家的棟樑應該愛護嗎？試看他現在（也是十八日）竟公然宣佈要對反內戰反內戰的學生「不能不採取斷然之處置」，並以虎口狼野說出：「國家何曾有如此之學校，亦何惜於有此惡毒暴戾之青年」了！

這樣一來，他們的一切的一切都揭穿了！因此，不管他們怎樣惡毒中傷你們，然而全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輿論，總是站在你們一邊的，全中國人民，全世界輿論，對於南京血案的主使者和執行者，只

有痛恨、憤怒、抨擊；而對於你們。都只有同情、慰問、支援，你們的血決沒有白流，你們的英勇行動，將更使全中國人民覺醒起來，參加你們的隊伍，加倍和一致努力來爭取生存，爭取人權的保障，爭取真正和平民主的實現。

我們除向你們致敬高的敬禮和誠摯的慰問外，我們更向堅持獨裁、製造內戰，主使並執行血案暴行的一切反動頭子。一切幫兇，提出嚴重的抗議，並要求立即釋放被捕學生，醫治受傷學生，嚴懲暴行的主使者和兇手，接受學生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彭澤民、張文、陳汝棠、郭初民、李章達、陳其瑛、鄧裕芳、鄧冠杰、李伯球、陳樹渠、陳其尤、周頌、黃精一、楊建平、鄭坤廉、沈志遠、黃樂眠、雲應霖、宋雲彬、張殊明、陳此生、楊伯愷、高天、葉春、千家駒、陸詒、郭文劍、孫逸、陳柏麟、丘克輝、李鎮靜、張覺初、李世浩、黃學學、周錫鳴、胡仲持、華嘉、司馬文森、薩空了、周公理、崔明、劉思慈、黃建清、阮允、馮伯勳、蔣初立、胡希閔、嚴勵吾、郭秀雲、陳江峰、張平、史恒、徐絃、李定遠、金殿等

工政策來充實革命內容的三民主義。這樣的三民主義，雖為一部分叛徒拋棄了，却為一大部份的國民黨如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所繼承了，那初老的意思，實在值得我們欽佩的。

孟長泳先生是國內著名的學者，他經常以（The Three Principles）的筆名在美國各大雜誌發表關於中國政治經濟問題的論文，在鮑德爾氏主編的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尤常刊載他的作品。「中國人民的控訴」一文是根據兩個民意測驗而寫成的，內容嚴肅而饒有興味，特譯出以供讀者的參攷。

在本期編輯之際，正值國內學運高潮，我們收到北平燕京大學同學寄來「展開和平運動」一文，對於同學們要求和平的基本觀點，我們是完全同意的，但我們對於這一次國民參政會的和平空氣，却不敢有所奢望，我們認為問題癥結在於國民黨反動派不願意放棄他底腐誤的武力統一政策，顯不願意恢復政協的路線以解決國事，舍此而談和平，縱令中共參政員也天真地出席參政會，結果也是徒勞的。為了感於同學們這道投郵，特予發表，望并能繼續收到國內同學們的國事意見。

當前的反戰運動

李世浩

國民黨政府堅持內戰政策，把全國人民不是送上內戰戰場中去犧牲，便是活活的餓死在米荒，物價高漲之下，饑餓的人民爲維持生存首先在京、滬、杭……各地發生了搶米的風潮，繼之上海工人和全國學生也分別提出了「工資解凍」和「增加副食費」等的合理要求，喊出了「反飢餓，反內戰」的口號和行動，這說明全國人民都已經不能再接受下去了，大家一致起來爲生存而反抗了。

由「五一八」和「五廿」，平、京學生的流血事件發展到「六、二」的今天，全國學生運動加強了爭取民主和平，反對內戰的政治鬥爭，北平的同學們號召全國各界罷工，罷市，罷教，罷課起來響應這「反內戰日」，因此這個日子，不單是表明今天的學生運動過程中的一個新的標誌，同時也是一個全國民主和平鬥爭新階段的開展。

可是從今天國民黨獨裁政府的特務殘暴政策來看，他們是決心一意孤行到底了，他們必將一方面傾全力來屠殺逮捕，一方面傾全力來利誘分化，恫嚇中傷，這是可以意料中的，因此這反對內戰爭取和平的運動，仍將是長期的不斷的，曲折的起伏的，但其前途必然是日益擴大而堅強，由農村到都市，由農民的反征和學生、工人、商人的罷課、罷工、罷市，到前線的國民黨官兵的罷職，結合爲全國一致的民主和平行動，所以當前的國內學生運動不會是孤立無援的，同時它更是與國際間的反社會鬥，反邱吉爾，反戴高樂的民主和平運動相配合的，這是一個何等雄厚而具有決定性的力量。

港九的學生青年們大家起來支持這個鬥爭。

郎江

英雄話閒

幼時讀三國演義，讀到張松反魏楊修的一章，引起特別興趣，至今還記着大意。楊修領着張松到陽兵台上謁見曹操，那刻曹操正襟而坐，頭顱周圍的百萬雄兵，顯着睜睜一切的神情，接待張松。此後，彼此詢問，彼此自誇。曹操指着台下的百萬雄兵對張松說：「你看這神武的軍隊，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願我蒼生，逆我者死。」張松稍停頓一下幽默地說：「我記起你的幾件事，在華容你遇見關雲長的那番情景，在赤壁你和周瑜的會戰，在渭水地方你丟了戰袍割了鬍子狼狽奔逃，從這些看起來，丞相在什麼地方都吃敗仗。」曹操聽了這話，當時瞪目發怒，隨後又換過一副笑臉，這笑是屬於嘲笑還是苦笑呢？我想是曹操的自傲和不服氣。

陳參謀總長辭修將軍看到國民黨軍吃了敗仗，自怨命苦之餘，又慨嘆地說：「戰和平把國軍士氣削弱了，要是早決心硬打，今天形勢也許不同了。」他的感嘆自然有悲傷的成分，但也有自傲。

自命英雄的人物，似乎都信自己能够打勝仗的，但所謂信心也有強弱，勝仗也有遲緩。哈特時的希特拉，當他以閃擊戰打垮了法蘭西，舉世震驚，懼怕他的人顫慄加服，崇拜他的人爲他寫英雄頌。可是他老先生對於這樣的小成就滿不在乎，一面揚言進攻英倫三島，同時宣佈使用幾項秘密武器，並且堅決要打下整個歐洲以至征服整個世界，所以第二步便把他的老法子閃擊戰應用到蘇聯的烏克蘭，這光景，更使人害怕得發呆。希特拉對此還不在乎，他對自己的軍事力量相信到瘋狂的程度，他奢望更驚人的事跡現在後面。可是歷史跟希特拉過着，他的英雄夢漸漸的不再，不久就有了天大的玩笑，幾路軍隊直指柏林，希特拉也只好自殺下場，他臨死之際至多不過怨天時地利，絕不會不相信他的武力的吧？

，能够制止的，他們爲了國家民族及自己的生存，不顧一切障礙，而獲得勝利。

但是殘酷的國民黨及其幫兇——師承希墨之流，法西斯組織，還相當鞏固，二十年來欺騙統治，有些落後群眾，被他們收買和利用，而且後邊還有美帝國主義竭力支持，對付人民的鬼蜮伎倆，花樣日新月異，所以現階段的民衆運動，有着長期性艱苦性殘酷性及其曲折性，必須運用適當的對策，用盡各種方法，發動廣大的組織，喚起各階層的人民一致行動，罷工罷市罷課罷戰，加上國民黨軍事上的失敗，經濟的崩潰，四起的武裝民變，推毀獨裁的統治，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是有預期的勝利的。

響應反內戰反饑餓運動 殊明

翻開中外的歷史，從沒有一個違背人民的意志失盡人民的信仰底政權還可以存在。也沒有一個殘民以逞驕或自恣者不受淘汰。它是可聖的前車；只有自願毀滅的，才會重蹈覆轍。

時至今日，人民支持八年苦戰得筋疲力竭之餘，政府並不給以休養生息的機會，反之，爲了一黨一人的子孫萬世基業，不惜黨同伐異，以致形成烽火遍地，餓殍盈野，民變紛起，全國鼎沸，最近各地學生，風起雲湧，作反內戰反飢餓的英勇鬥爭，可歌可泣，尤爲中外輿論所同情。政府當局不僅沒有悔罪己之心，並且變本加厲，以贏秦的焚書坑儒的政策，而發揚光大之。但其統治權的動搖，也可概見。

全國人民當此內憂外患空前嚴重的時候，更應團結一致，爲反內戰反飢餓而鬥爭，並荷起實現民主重建祖國的歷史任務。

反內戰日的感想 黃精一

在全國反內戰高潮底下，剛逢六月二日，這個反內戰大同盟的紀念日子，凡屬中國人稍有血性和未泯天良的人，相信抱着滿懷悲憤和激烈的心情，我也是不能例外；所以對於這個紀念日，發生如下三個感想——

1 可悲還是可喜，英勇的救國青年學生，發動了反饑餓反內戰的運動，果是如响斯應，由京滬，平津，湘鄂，一直以達廣州，蓬蓬勃勃的氣息，真是史無前見，然而批逆綽，拔虎鬚，誰也知到屬於天下最危險的事情，但青年們以大義所在，生死置之，明知第二之袁世凱，必定用起當日天安門外之大屠殺手段，大家都視若無睹，果然不出所料，槍殺的，毆傷的，監禁的，甚至收買兇徒，在校內和在途中施以種種殘酷所爲，讓袁世凱時代不敢爲而爲的，唉！這樣何等悲痛呢？但青年們，一種威武不屈的精神，不止不稍減，反更再接再厲，誰道中國從此淪於獨裁者之手，而爲美帝國主義的治下呢？如此我們同胞，可以反悲爲喜了。

2 可恨還是可恨，「偶語棄市」，這就是周厲王和秦始皇時代的箝制人民喉舌的唯一辦法，而滿清政府，將被革命黨打倒時，也要用着這個政策，羅織黨獄，大封報館，以爲這樣，便可以免于毒了，不知愈用這樣政策，而愈快滅亡，試把我國周秦和清史看看，便有許許多多事實證明，現在這個獨裁者，又把這樣本子抄襲，導演這套把戲，連日封閉上海三家民間報紙，1文匯 2新民 3聯合以上三間，是人民喉舌的代表機關，對於這次學潮，不消說自然是對於有所批評，才受着極端黑暗和殘酷的恐怖，在獨裁者，和一班醜角，以爲這樣便可使一般輿論代表，噤若寒蟬，然而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同胞們試看看今日本國的報紙，除了少之又少銷場的甚麼機關報外，你道那一間不仗義執言呢？我們於痛恨之餘，又可自慰了。

3 可笑還是可憐，獨裁者鑒于末日將臨，在千夫所指之下，還遣着一輩果敢剛直之士群起責言，以現在政府真崩潰已達極點，還要內戰，這是甚麼道理……於是一方出其各個打擊法一貫作風，一方又以實行各黨各派，有合作可能爲辭，這樣「花臣」，又是抄襲亡清，燒餅立憲的笑話，以爲可以緩和時局緊張了，其實獨裁者內心，仍是把持着當日滿清阿爾賽所說：「事順友邦，不與家奴」的主張，這等諛詞也現，可笑可憐的醜態，同胞千萬不要上他的當罷！

以上三個感想，雖是我個人的發覺，然而事理平凡，相信人人腦海中，都尚有這幾宗印象，在事實上已做出來，即使贊諾這獨裁者，也啞然失笑，而曰：先得我心了。

火，來解殺吳已，果然不惜國家主權和利益，擅訂了出賣民族，貽誤後代的詭稱所謂「互惠商約」，以及種種在秘密中商訂的條件，把整個中華圖計民生自願拱手送人！馴至海外僑胞，亦因此受絕大影響，任人壓迫，屠殺，（如越南，荷印，菲律賓）而莫可奈何！雖然第三次世界大戰未必即接臨而至，然假使內戰長此不停，可能性逐日增大，則世界戰爭的爆發民族整個毀滅，恐怕就要在不遠的將來。

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事情演進的必然結果！所以，事態嚴重到今日這個田地，已不是「城門失火」，而是「火已焚身」，舉凡是中國人，除非不願自救，就不消說，如要自救，則唯一之道祇有大家一致起來，不分職業，不分階級，與京、滬、平、津學生採取一致行動，工罷作，農罷耕，商罷市，學罷課；以行動來答覆獨裁者和好戰份子，迫令其即日宣佈停戰，遵循政協決議，重新恢復和談，並重新召集全國黨派及無黨派人士會議，組織聯合政府，來執行一切和平，團結，民主，統一的一切計劃。這樣，才可以拯救中國現在及將來。

同胞們，請急了！這是唯一救國之道，（捨此末由）亦是唯一可行而又有效的辦法！如果大家真的不願眼巴巴坐待死亡，又不忍整個民族聽任少數瘋狂份子，為着鞏固私人權位利益而把它攆到毀滅的深淵，則惟有即行一致行動起來，向獨裁好戰份子所導演出來的殘酷內戰，遏止其肆虐，不獨可以挽救我國的安全，更可以消弭世界的戰患！

人權與和平

李伯球

人民沒有基本的自由權利，即沒有民主，亦沒有真正的和平。

在專制統治之下，人民的生命財產，絲毫沒有保障，人民因為自己的生命財產受到侵害要談話和反抗，統治者的暴力壓迫即加之以人民，所以人民非在暴力之下屈辱，則必起來革命，歐洲十八世紀民主革命，即為爭人權的鬥爭，現在中國人民依然還是處於國民黨專政之下，國民黨擁有數百萬武裝的暴力——軍警特務，一貫的用殘酷的手段摧殘人權，然其結果，已使人民無法生存下去，造成全國人民的反抗，同時已有一萬萬以上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結合起來，為保障自己的生命財產和自由，而作武裝的反抗，因此國民黨一面以全力進行內戰，企圖以武力消滅中共與人民結合的武裝，一面加緊恐怖以鎮壓全國人民，儘管最近還用「改組政府」來欺騙人民，說了不少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的漂亮話，但不旋踵即自行揭破虛偽的假裝，暴露其狰狞的面目，公然宣佈鎮壓人民的「緊急辦法」，兇殺反內戰反飢饉運動的學生，封閉上海民間報館，加緊全國的黑暗和恐怖，在這樣恐怖威脅之下，全國人民，只有團結更大力量，作更堅勇的反抗，擊毀暴力，使專政獨夫放下武器，以取得真正和平，建立民主，全國人民的人權才能得到保障。

現階段的羣衆運動

馮裕芳

因內戰日益擴大和殘酷，國民黨統治區的反戰運動，如火如荼的爆發了！

如果說：「一二一」是反內戰的號角，今天，廣泛的羣衆反戰運動，却是行動的開始，由「一二一」「一二五」「六二三」以及去年年底反美軍暴行，和最近工潮學潮，一連貫的羣衆運動，正說明了人民團結力量日益加強，組織的範圍，也由學生擴展至工人農民，工商業家廚員和中下級的軍官士兵而逐漸擴大，其反戰運動地區，由城市而普及於鄉村，反動為好內戰的統治階級的喪鐘已經響了。

對於這次羣衆運動，不是像官方宣傳一樣，給共產黨所煽動，而是人民自己起來求生存，求民主的一種自發的運動，今天，人民已在內戰中，受盡了飢餓死亡的苦楚，今天死亡的威脅，仍然有加無已，與其束手待斃，就不如團結組織起來，向統治階級展開了反內戰反飢餓的鬥爭，但善良的民衆，到最後的關頭，仍然守法，他們喊出正當的要求，「要飯吃！」「停止內戰！」「實行民主，」這是中國人民一致的要求，一致的願望，也是民主國家法律範圍所准許的行動，但，所謂「改組」後的政府，却說他們妨害秩序，想盡兇惡的計劃，實行屠殺的一貫政策，訂出「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封閉人民報紙，殘殺綁架毆打人民，十足暴露法西斯殘酷的虐政，希望由血腥的鎮壓，維持法西斯的獨裁政權。不過在衆怒難犯的今天，這偉大的羣衆運動，是不能用殘酷手段壓迫

反內戰

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六二專號)

世界反內戰大同盟宣傳部編

愛國的僑胞起來，一致響應學生反內戰運動！

彭澤民

在全國內外還沒有對反內戰組織諸行動以前，我們港九同胞就曾首先發動組織反內戰大同盟，不斷地向國內外全體同胞呼籲，要求一致起來制止內戰。我們何以要這樣做？因為我們認定中國經過這多年戰爭以後，此舉如再繼續進行內戰，除大量的軍民慘死地葬埋在殘酷戰場外，尤必然招致經濟總破產，把全國陷入混亂；饑餓，普遍而又大量的死亡；繼之，又必然會招致野心的帝國主義者乘機逐步侵入，重演「的更嚴重的「喪權辱國」，把中國淪為真正的殖民地；最後，第三次世界戰爭亦必由此而起，以中國為主要戰場，把整個中華民族毀滅。心所謂危，所以不憚奔走吶喊，冀挽將倒之狂瀾。

同胞們過去（當然亦由於統治階級的殘酷壓迫）以致一年多，由於我奸份子所掀起的非正義與正式內戰的結果，我人所不願見不忍見而又預料其必然到來的事實，一絲一毫的活現於大眾眼前：在戰地則死亡枕藉，遺舍為墟，在後方的城市農村，則因經濟崩潰，政治貪污與三徵政策的結果，工廠停工了，商業停頓了，（純正商業）工人失業，農人失耕，教授，教員，公務員被餓，學生失學，小地主自耕農破產，壯丁逃亡途，盜賊遍野，飢餓盈途。這已經够令人傷心慘目了。乃另一方面，因為獨裁政府要借助美國帝國主義者的金錢，軍

求生存唯有反內戰

今天全中國都在飢餓掙扎之中，除了統治者的家族每個同胞都感到死亡的威脅，因此在緊接貧民搶米，工人要求工資解凍，教師罷教等事件之後，各地學生也燃發了廣泛的罷課請願遊行等行動，這僅是全國民眾快將捲入行動的開端，我曾預言過一年內會民變四起，真不幸而言中。

為什麼全國同胞都在嚴重飢餓威脅之下，原因也很簡單，是由於反動的執政者堅持其武力統一政策，他企圖以武力貫徹其獨裁統治權，於是他的執政內戰的夫夫，由此壯丁捐軀了，生產萎縮了，工商倒閉了，加上通貨膨脹，地產低落，糧食拮据，焉有不陷於全國飢餓？饑餓的同胞在求生的本能下揮汗如雨，我單憑良知來說，我不能不寄予無限同情。

總理畢生宗旨為救國救民，三民主義的目標為改善民生，如今却是國破家破，民不聊生，到了這個田地，真正的總理信徒果能熟視無睹？同胞求生的掙扎果能袖手旁觀？

今天大家只有一條生路，反內戰！

我更相信我不久以前所提出七項主張，認為這是中國人民求生的辦法，除此無他途可留，願與海內外各界同胞共同奮鬥，群策群力，以求其實現。

李濟深

社址：香港德輔道國民行一〇八號
第九期
零售：港幣伍毫